

綠姻笑啼續

第二十六回 豪俠行仁施恩不望報 狂邪受創有苦也難言

却說關壽峯聽了女兒的言語。一想倒也不差。貢長明和諸朴五那樣的胡作非爲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日後惡貫滿盈時。自會有人收拾他們。現在鳳喜又沒有受他們的蹂躪。自己也是久已不開殺戒。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一定要斬盡殺絕。他這樣一想。微微地把頭兒點了幾點。又用手槍指着諸朴五。教訓了一頓。正待下車。鳳喜却又微微一笑道。這樣子似乎太便宜他們。死罪饒了。活罪總要讓他們受一點。一壁說。一壁早從腰際拔出那把解腕尖刀。先用刀尖指定了貢長明的鼻尖。喝道。權且寄下你這顆狗頭在頸子上。從今以後。若再不遷善改過。北京劉德柱就是個榜樣。你等着吧。說到這裏。全把握住。

了刀靶。刀頭向下。擦擦兩下。早把貢長明的左右兩腿。穿皮透骨。戳了兩個透明的窟窿。貢長明平日殺人。直把人家當作蒼蠅蚊蟲一樣看待。有時竟會揀他心中不合適的人。親自動手割。作爲笑樂。可是此刻挨到了他自己身上。却不知怎樣也會知道疼痛。他本來被關壽峯用槍頭點了一下。心窩裏正還疼得厲害。怎經得起此刻腿上。再是加上兩刀。他的腿兒雖長。皮肉總是一樣。殺豬似的一聲怪叫。長腿蹣上幾蹣。頓時由座位上滾到了地下。疼痛得暈厥了過去。關壽峯索興提起腿來。將他往旁邊一踢。可憐這位山東全省的最高領袖。竟像了一隻剝去硬壳的大龜。縮頭縮腳的滾在一邊。這樣一來。倒恐怕不用再鑲補龜形已成。皇帝兩字倒有了他的份兒。諸朴五親眼目睹。不由得嚇的骨頭也酥了。叫又不敢叫。跑又跑不了。只急得心窩裏的疼痛也完全忘

却一面將屁股一撇雙膝一屈托地跪下。一面雙手抱着拳頭。一疊連的打拱作揖。掛着淚水。哀求饒命。關秀姑見他這種搖尾乞憐的態狀。又想起他平日倚勢凌人的可惡。不由得對他呼哧地冷笑了幾聲。接着揚起尖刀。照准他的嘴門上一刀剝下。恰好不偏不倚。刀尖由他的上嘴唇直透牙縫。打落了兩隻門牙。再從門牙的缺當裏直穿舌尖。將他的舌頭尖兒割下了。短短的一撇。諸朴五鼻子裏出音。直着喉嚨一壁牛叫。一壁將雙手環抱了胸膛。緊閉雙眼。腦袋連身子只顧左右亂擺。關秀姑知道這一刀也夠他受用。收回刀來指定了他。罵道：你這無恥的膿泡。平日播唇弄舌。和貢長明狼狽爲奸。憑着你這張利口。也不知殘害了多少無辜。田成書與你何仇。却要你一力攬撥。將他害死。你只道沒有人知道。嘿。嘿。今日也叫你嘗嘗滋味。借你兩個門牙一用。權且寄下。

你這顆狗頭。慢慢再來取你的狗命。說到這裏。提腿就是一腳。踢倒了諸朴五。回身一望。只見自己父親。正呆呆地站在那兒。瞧自己動手。右手執着手鎗。左手拉着鬍子尖。似乎已出了神。秀姑且不叫他。撥轉身子。將尖刀在諸朴五身上。擦了幾下。抹淨了血漬。向腰際插好。然後再回過身來。奪過壽峯手內的手鎗。用勁往貢長明身上一砸。道：這東西還要牠何用。事情結了。咱們走吧。壽峯這才突的清醒。望着貢諸兩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跟着秀姑下車。秀姑一落地。先跳到車頭上。瞧車夫。但見他仍是死去的一般。斜倒在座位上。知道他被自己這一點穴。至少要一天才可甦醒。久後還得成爲殘疾。這才笑嘻嘻的重復折回身來。可是他的脚步還沒挪動。一眼瞥見沈大娘娘兒兩口。屈膝灣腰。跪在地上。搗蒜也似不住的叩頭。又見自己父親略偏着身子。微微地頓

着脚。嘴裏一迭連的說着這算什麼。這算什麼。可是又不敢用手去攙扶。露出一臉爲難的樣子。兩隻眼睛只顧向這邊溜望。似乎要望自己去替他解這個圍。秀姑只是好笑。故意慢騰騰地挨到沈大娘背後。雙手向她脇下一抄。先把她抱了起來。然後再到鳳喜面前。俯下身。握住了她的胳膊。也把她提了起來。壽峯已在和沈大娘謙遜。秀姑也對鳳喜說道。姐姐。下次切不可如此多禮。幸而在這荒偏無人之處。要不。非常容易引人猜疑。以後切勿再是這樣。鳳喜聽了。一面點頭。一面很慚愧的說道。難女死裏逃生。幾番身陷絕地。要不是兩位大恩人垂憐賜救。此刻也不知埋骨何所。因此一時情不自禁。秀姑一看天色立刻就要黑暗下來。不讓她多說。伸手向天空一指道。你瞧。天已晚了。有話我們回頭再談。說到這裏。又把壽峯的衣角一扯道。爸爸咱們走吧。天色馬上

要黑哩。壽峯聽說。立時又現出爲難的樣子來。秀姑問道。幹嗎這樣子。難道還有什麼事情沒了嗎。壽峯搖頭道。倒不是的。說了這句。伸手向鳳喜一指道。大姑娘不能跑路。可有你負她。倒是這位大嫂……沈大娘連忙接口道。這還要恩公費心。性命已是拾來的了。還能說不會跑路。真是天公要下雷咧。秀姑道。既是這樣。最好姐姐可由我負着。您就跟着咱們慢慢地走吧。說着。早轉過身子。一灣腿。往下一蹲。讓鳳喜上肩。鳳喜遲遲延延的。還待謙讓。壽峯早一揮手道。這不是客氣的時候。別耽延了。鳳喜這才雙手往秀姑頸上一勾。前胸貼着後背。秀姑撩過手來。將她的兩腿一勾。站起身來就走。壽峯讓沈大娘走在前面。自己又向車內望了一望。然後隨後跟上。沈大娘和鳳喜都是心裏狐疑。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可是又不敢動問。秀姑却因沈大娘跑不快。只好放着大

步慢慢地走約摸走了有五六里地天色漸漸地黑暗下來沈大娘身子累贅早走得汗流浹背呼呼地喘氣壽峯見她一步沉重一步她知道已是力竭便指着前面一座小小的山頭對她說道到了最多不過再有三四里地你可上些勁兒沈大娘向前面一望果見黑沉沉的有個山頭看起來已是不遠壽峯說到了想來那裏就是目的地就不總也好休息一下子再走她這樣一想這才拚命使勁奮力追上天色一點黑暗一點路也由下而上一步難走一步好容易又挨過了三四里路總算達到了目的地沈大娘裏外的衣服都沾濕了抱着胸脯只顧喘氣秀姑把鳳喜放了下來自己也深深地喘了一口氣道了一聲總算到了這才攙着鳳喜慢慢地向東首一個深林裏走來沈大娘和壽峯仍是在後跟隨幸喜這日天氣晴朗月光照着荒山雖覺得有些陰森可

怕。但是路徑却可藉此辨認。四人魚貫而進。穿過了一座深林。便聽到水聲潺湲。和那微風吹動樹葉草莖的颯颯之聲。合成節奏。非常清幽悅耳。再是在那清明皎潔的月光之下。更覺令人悠然神往。飄飄欲仙。沈大娘本是個俗人。可是當着這種景色。也會把剛才受的驚慌。和此時跑路的竭力。完全忘記了。鳳喜她是個多愁善感。受過重大刺激的人。遇着這種荒山夜行。照理是越發容易觸起愁腸。發生傷感。可是她此刻。一則一條性命是拾來。二則又重遇關壽峯父女。救了她的性命。又把她路程遙遙的背到這裏。心裏正是驚喜交榮。實於這裏景物。也就不覺得有何感想。她們娘兒兩口不問什麼。這邊父女兩口也就不說什麼。四人默默無言的走了一程。又穿過了一座小橋。這才從疏疏落落的林子裏。現出了一重籬落。以及一所小小的茅屋來。秀姑攙着鳳

喜穿過籬落。直到那茅屋前面。一看沈大娘和自己父親也隨後走到。便放了鳳喜的手。開了門。自己先進裏面燃着了燈。然後來把她們引入。壽峯是走的。最後他進門之後。便順手把門掩上了。回過身來瞧着三人一笑道。幸不償事。總算都平安到家了。秀姑也笑道。那兩個惡賊。叫我割得痛快。也真算他倆倒灶。抓鷄不着。蝕把米。我想他倆真要懊惱死呢。鳳喜和沈大娘聽他父女兩口這樣一說。真不知要如何感激才好。娘兒兩個都呆住了。秀姑說完了話。便折入裏面收拾牀鋪。鳳喜見她一走。便乘機一掉身。跟着她裏面去了。此時只剩了關壽峯和沈大娘兩口。沈大娘本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可是此刻却因爲自己娘兒兩口。受過關壽峯父女幾番的活命之恩。要說單在口頭空謝。那有什麼相干。況且知道壽峯的脾氣。是個施恩不望報的大丈夫。就最恨嘴面上

客氣。可是要說不謝吧。自己心上又實在覺得說不過去。這樣一爲難就更想不出一句話來說。壽峯似乎已瞧破她的心理。却去壁上取了旱烟袋。滿滿的盛了一斗烟葉。就在那油燈上燃着了火。自顧自的往板櫬上坐定。然後用旱烟袋指着棹邊一條長櫬。招呼沈大娘道。你幹嗎這樣呆站着。走得乏了。且坐一下子吧。沈大娘被他一提醒。這才覺得兩條大腿。實在有些酸沉沉的難受。也就不再謙讓。在長櫬上坐了下來。在她這一坐之間。總算被她想出了一句說話。這才恭恭敬敬的向壽峯問道。我真不知恩公……壽峯連連搖手道。快別這樣稱呼。我也不客氣。你老老實實還是叫我關大叔。我也還是稱你沈大娘。別麻煩。我可最恨。沈大娘微微一笑。連忙改口道。我真不知關大叔怎麼知道咱們娘兒兩口有難。到來……壽峯將旱烟袋望空揮着道。明天再談。明天

再談話頭長咧說着自顧自的將烟斗往嘴裏一塞。只顧抽吸。那烟斗裏的烟便縷縷上升。成了一層層的圓圈形。沈大娘連碰了這兩個頂子。好沒意思。只得停住了話頭。尷尬着臉兒一笑道。關大叔真是個痛快人。就在這當兒。秀姑已端了兩碗水來。先在沈大娘面前放了一碗。又把一碗遞到了壽峯手上。然後說道。鳳姊姊乏了。我已叫她先躺下了。您倆喝了水。也就躺吧。沈大娘道。這孩子一些規矩不懂。也不到恩……大叔面前來請個安。就這樣躺了。壽峯本是低着頭抽烟。一聽這話。忽的抬起頭來道。我就最恨這樣。我是個粗人。什麼禮節都不懂。你到了我這裏。就別再客氣。以前在大喜胡同也同住過許多時候。怎麼你至今也不知道我的脾氣。壽峯這樣一說。沈大娘就沒什麼言語可說。只好端起茶杯來喝水。秀姑見沈大娘似乎有些慙赧的神情。待她喝乾了。

那杯水便招呼她進內安睡。沈大娘也不敢對壽峯請安，只說了一聲安置，便隨着秀姑進內。秀姑直把她引入自己房內，指着靠壁一張炕笑道：「姊姊已是躺了，簡慢一點。這是我自己躺的。現在只好三人擠一下吧。」沈大娘連說很好很好。鳳喜已在被窩裏叫媽。秀姑笑道：「姊姊已是這麼大了，難道還要喫奶嗎？」這兩句話說得兩人都笑了起來。秀姑又向隔壁一間屋子一指道：「那邊就是我爸爸的臥房，真不成樣子。您可不要笑話。」沈大娘正待開口謙讓，忽聽得關壽峯站在門外向裏說道：「可不要多講了。明天再談吧。人家也乏了，讓人家安息吧。」說着，逕自去了。秀姑走來閉上了房門，也不敢多說，讓沈大娘上炕，獨躺了一頭。自己便和鳳喜一頭躺下，躺到了被窩裏。她又低低地同鳳喜講起話來。沈大娘今日死裏逃生，雖是萬分疲乏，可是躺了下去，却又一時睡不穩，便

乘秀姑和喜鳳喁喁私語的時候。借着燈光細看房內的陳設。但見一檯兩椅。檯上放着一本很厚的書籍。上面罩着一幅鵝黃綾子。書籍左邊放着一隻金屬的香爐。右邊放着一隻紅色的木魚。和一個木魚槌。左角上再有一隻小小的柳條編的茶桶。一個小盆子裏。覆合着兩隻白磁茶杯。壁上一個小木架。上面一束一束的架滿了長香。靠窗另有一張小條檯。檯面上放着一隻木頭箍的洗臉盆兒。和一面腰圓式的撐鏡。窗口繫了一條繩子。雪白的一塊毛巾懸着。此外則別無他物。雖是簡陋。却收拾得非常清潔。心裏想方檯上那本書籍。一定是經本。這樣的姑娘真是難得。有壽峯這樣的父親。就她有這樣的女兒。生成鳳喜是個薄命。要不然。她是個男子。就把鳳喜配與她作了媳婦。這才終身有靠咧。她這樣的想了一陣。也就迷迷糊糊睡去。秀姑和鳳喜談了一會。深

恐鳳喜倦乏也就停了話頭。各自入睡。再說貢長明和諸朴五。自被秀姑處治之後。諸朴五到底不曾受着巨創。暈絕了一兩個鐘頭。早已甦醒。睜眼一看。天色已是黑暗。一些瞧不到什麼。用手摸索。覺得自己仍在車上。凝神聽了一會。不聽見一些兒聲息。料道那個老頭子和大姑娘已刼了鳳喜娘兒兩口跑了。這才敢忍痛叫喚車夫。叫了一會。不聞聲息。又勉強掙扎着。伸手在玻璃車隔上着力敲了幾下。可是也寂無動靜。暗想那車夫不是被他們處死。一定是怕連累自己逃跑了。再短着舌頭。熬了疼痛。含糊不清地叫了幾聲大帥。也是不見答應。暗想這人是不用說。一定是回了老家了。好得我替他出的主張去誑鳳喜。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還有個推諉。要不我這個干係就大了。想到這裏。一眼瞧見窗外的月光。似乎很是皎潔。只是光波從車頭上照來。照不到車內。

在這當兒他又忽的想到車上有一個死人。頓時毫毛站班。從筋骨裏發起抖來。一壁抖一壁又瞪着雙眼。偷偷地向足邊一望。黑暗中也不知道瞧見了什麼一個寒噤。一道靈魂。頓時從丹田內躍出。直透泥丸宮。霎時間已不知飛到了何所。他就立刻失了知覺。也不知經過了幾許時間。他才悠悠揚揚的重復甦醒。此時天空的月兒已轉了方向。光波從玻璃窗內射進車廂。映得像白晝一樣。可是他却不敢再看。側着耳朵靜聽貢長明。仍是毫無動靜。這可證明他實在已是死了。不禁頓時又戰慄起來。幾番要想掙扎着起身。可是胸膛和嘴舌實在痛得厲害。一些兒也使不出勁。幾次用臂拐子支了起來。却又幾次倒了下去。掙扎了一陣子。渾身已是一點氣力沒有。疼也更是疼得厲害。只好仍躺着。可是他這一陣爬起跌倒。貢長明受了一點震動。倒也悠悠地醒了過來。

他微微地哼了一口氣。接着就是一聲怪叫。痛死我也……諸朴五大喫一驚。連忙大帥大帥的叫喚。接連叫了一陣。這聽到貢長明的答應。諸朴五見貢長明不會死去。心裏又憂又喜。憂是憂的此番幹這件事。全是自己的主意。貢長明喫了這樣的苦頭。說不定要埋怨自己。喜是喜的貢長明不死。自己的靠山就不倒。一切仍可照常幹下去。可是貢長明此時雖已醒來。身上的創傷。却比諸朴五要厲害得多。更是不能掙扎起身。荒郊夜靜。叫救也是叫不應。只得大家忍着痛。就在車上捱過了一夜。直待晨光微曦。方才有入找尋到來。把他們開了回去。這一來。倒不用再裝病。倒好正正式式去住覆民醫院。後來足足在醫院裏往來三四個月頭。方能先後就痊。可是貢長明的兩條長腿。已折斷了幾條筋絡。從此便短了一截。後來作不成皇帝。也許就是這上頭的關係。離院